

國際廣角鏡 International Vision

織物的永續發展——來自印度與孟加拉的啟示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xtile - Implications from India and Bangladesh

文·圖／康雅筑Kang Ya-chu



印度中部的棉花田中，採收棉花的過程需透過人工採收的方式，一顆顆取下。



位在那格浦爾往郊區的棉花工廠，這些基因改造的棉花堆得像積雪般，成為一座小山。

媒材與介質，經常是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從特性與背景的認知，概念的擷取到研究與運用，開啟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與超越想像的可能。我從走訪印度的古吉拉特省邦到那格浦爾，再延伸到位在印度東邊的孟加拉，銜接的不僅是對地理、歷史與文化演變的認識，還串連起對環境、土地與纖維材料運用的連結，柔暖輕巧的棉花所編織成為人類生存與自然大地的悲喜曲目。

棉花的一生

棉花採收後的棉團需要經過軋棉過程來分離棉纖維與棉籽，這個軋棉技術與規模隨著經濟發展的驅動幾乎均由工廠

機械運作，早期棉農在每季收成後會留下部份棉籽做為下一季種植的種子，棉花收成後雖然換得的收入微薄卻得以自給自足，達到永續生產的農業經濟效益，其餘的棉籽則交由專業大型的軋棉工廠來進行，軋棉處理後的棉纖維與棉籽各有其價值，棉纖維會紡捻成棉線再編織成各式布料織物出口，而棉籽上還會有短細的棉絨纖維附著在籽子上，這些絨毛經過刮除累積後的棉絮還可再加工成其它棉製商品販售；而棉籽殼與棉籽肉也可加工製成動物的飼料或農作肥料等，棉籽甚至還可以提煉製成棉籽油。

棉花纖維的品質攸關著市場銷售的價格，農民為了能種出品質更好的棉花而往往會聽信大企業工廠的行銷與手

段，基因改造棉花被大肆推廣後，農人無需面對行銷自種棉花與經濟壓力，但北印基改棉花受到病蟲害的影響，不僅植株無法長到五英尺高的標準，甚至連棉鈴都長不大，種子更無法再次生長，因此無法達到收支平衡而負債，導致陷入借錢購買基改種子及相關配套肥料與農藥的惡性循環，也讓土地環境受到毒害進而再次進入人體影響健康。這無法改變的事實成為棉農家庭無法承受

的壓力與悲傷，許多農夫禁不住生活經濟壓力而走上自殺的絕路，也引發了印度棉花工業的革命以及在國際間的道德輿論等，雖然這小小的棉團曾為印度帶來無比的繁榮。

印度紡織的興與衰

艾哈邁達巴德縣位於印度最西部的古吉拉特省邦的中部地區，是由德里往孟買必經的地點，被視為印度的第二紡織中心，也是印度之父聖雄甘地的誕生之地。他因反抗不公不義的剝削而發起印度民族運動，拒絕將印度棉農低價的棉花運到英國生產，之後再用高價賣回印度。甘地也因為多次反對英國的種族歧視而被捕入獄，他在晚期於獄中監錮的時間裡自己紡線製衣，紡出的紗線尤其用來織做農民身穿的棉布衣，親身力行教導人民由棉花紡捻成棉線再紡織成棉布，並廣泛地推廣教學關於紡紗機的使用，企圖讓印度人民可以實踐自給自足的獨立生產。因此，在印度早期的國旗版本中有紡紗機圖樣的出現，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烏托邦社會，以自給自



紡織工廠內眾多荒廢的織機，蜘蛛與昆蟲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在此工作的人們。



八十多歲的老奶奶身著粉紅色的紗麗紡著桃紅色線紗，是她人生的寫照。



印度婦女現場示範棉花紡捻成線的過程



孟加拉吉大港市場內販售布料的店家



筆者參加2017年底在吉大港舉辦的國際跨界藝術展中創作的作品〈泥毯4—大量製造〉

足的織布耕種生活形態來抵制外國進口貨。

印度傳統的編織技藝最基本的為平紋織物，隨著19世紀工業化機械提花織機的盛行而降低了在地傳統織布的生產效力。一間位在穆斯林社區的編織工廠，於早期手織工業興盛時期，曾經有將近兩百位的工作人員，但因每日的工資很低，例如紡線的織女一天工資只有30盧比，最高也不會高於100盧比，所以年輕人都不願意在此工作，近幾年只剩下十幾位年邁的織工仍然在此工作，許多停工的織機亦已充滿了老舊與歲月的痕跡，佈滿許多蜘蛛絲網與灰塵棉絮。

印度現在尚存的手工編織工廠生產的布料多半以簡單素色或條紋、格紋的平織布料為主，在當地的使用率相當普遍，尤其在鄉間村落的日常生活中男性會將這種平織棉布披掛在肩膀上，或是綁繞在頭上當成毛巾使用，因為它不

像西式的毛巾般厚實，相當適合熱帶潮濕的氣候環境使用，也是當地洗澡流汗後擦拭用的汗巾，另一方面因為平織與格紋的織作較為簡易也快速。然而化學合成纖維所織製成的布料卻更為輕薄，在經濟的考量上也較棉花便宜而更加實際，不論是女性的紗麗、男性的長袖長袍、綁繞在下半身的托蒂布料或纏腰式隆基織物，多半是由工廠機械製造大量生產；另外因為成衣加工的工資低廉，使得印度與孟加拉的布料充斥於市場，並成為國際間的重要出口貿易，因此這些機械大量生產的織物與成衣在當地相當廉價，也成為廢棄物的大宗。

孟加拉吉大港的國際跨界藝術展

孟加拉的吉大港做為一個經貿運輸的大港，卻也倍受環境污染的浩劫。聖塔蘭娜藝術組織（Santaran Art Organization）在2017年底舉辦第三屆國際跨界藝術展，地點位在吉大港大學美術學院的藝廊與周遭戶外空間，組



工作坊使用回收的碎布與布條進行編織，讓這些原本即將被丟棄的布料呈現出彩虹般的色彩。



孟加拉火車站附近，大量的廢棄織物就這樣布滿在放眼望去的土地上。

織在為期五天的計畫中就如同經線軸架與綜絲的身分，做為多方藝術家之間的橋樑，將線軸相互串聯交織與打筘，編織出探討人類生態與藝術的布疋。

2013年一間位在孟加拉薩瓦的成衣工廠發生大樓倒塌事故，因為成衣工廠建築違建，還承載過多的人員，建築發生結構裂損的狀態後，員工們依舊被要求在危樓中繼續工作，最終導致建築物倒塌而造成一千多名員工死亡，並且幾乎是年輕女性。我藉由受邀參加此展所提出的現地裝置作品〈泥毯4—大量製造〉，來討論全球化快速消費、世界貿易市場、權力與政治的相關議題，同時回應孟加拉作為全球布料織物產業進出口大宗國的命運與人權議題，作品主要以建築工地的磚塊建材與廢棄的磚粉來建構整體裝置，磚粉鋪在地面上的圖樣為女性使用裁縫車縫製衣物的剪影，以此來直指社會中集體加工與過度生產的現象，在閉幕當天邀請觀者步行在磚粉地毯上，讓人與磚粉逐漸回歸土

地的自然樣貌，回應關於全球經濟生態、自然環境與織物文化的連結，並感受時間變異的因子。

展覽期間的工作坊帶領當地孤兒院的同學們使用回收與廢棄的布料在校園內的樹林中編織，同時結合異材質的使用，並融入信仰中使用的物件放入孩子們對未來的想像與期許，讓藝術創作與生活日常產生連結，也展開他們對廢棄布料運用的更多可能性。

小結

手搖紡線機不僅貫徹了甘地的思想也述說著歷史，機械不僅是材料在身體勞動生產過程中的功臣，也是人與社會所連結的橋樑，媒材本身不會只是一種物質，而是會影響人們身體與心靈，物料的背景與故事都會是未來生產出的物件所可能蘊涵的價值與意義，都是創作者不可迴避關於時間、環境、節能、永續的必要思考。🌱